

去看云

□董鸿杰

站在阳台上，看远处的云。有的云很薄，像是摊开的棉被；有的云很厚，像是聚拢的羊群；还有的云，造型奇特，像一个老翁拄着拐杖，正向山林的深处走去。

云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是小时候一直困扰我的问题。后来听外婆说，对面的灵峰山上，住着一个老神仙，他心灵手巧，会做出各种颜色的云。白云呢，送给了太阳公公；乌云呢，送给了雨神婆婆；彩云呢，“里面住着彩虹姑娘呢”。

我想去看神仙做云。可是外婆总是没有空。一会儿说她要去做柴，一会儿说她要挑豆子，好不容易空下来，她又说天要冷了，要赶着纳棉鞋的底。一回两回三回，我就有点生气，哼，没人陪就没人陪，我要自己去。

那个下午，我跟外婆说，要到奶奶家去一趟，然后背上了挎包。挎包是姐姐用剩的，外婆说，先背起来，等到明年上学就习惯了。每次我跟着外婆去做柴的时候，她还会在挎包里放点吃的，有时是番薯片，有时是年糕干，还有的时候是几个盐焗土豆，上面白花花的。

天上的云，也是白花花的。它们一丝丝、一缕缕，像一条条白色的鱼，在太阳公公的后面游来游去。咦，那里有朵云掉队了，它的形状细细长长，看起来真像一根白色的雪糕。

外婆给我买过雪糕。那个夏天，每到傍晚，总有个戴草帽的人，骑着自行车，来村口叫卖雪糕。有时外婆看到了，就会

拿出几分钱，让我去买一根尝尝。那雪糕的包装纸真好看啊，上面印着红色的娃娃、白色的雪花，闻一闻，都是香甜的味道。

在雪糕的香气里，我走过了江桥，前面是一段笔直的机耕路，路旁边有一条大水沟。外婆说过，要离这水沟远一点，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很想跳过去。我助跑了几步，纵身一跳，跳过了水沟。这么容易啊，我又跳了一遍。真的很容易。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只飞鸟，张开了翅膀。

机耕路的旁边有很多稻田。那些秋天的稻子，青的青、黄的黄，沉甸甸地弯着腰。我看到田里还种着黄豆。也不知道谁家的，到了这个时节也没有拔走。外婆的院子里也有很多黄豆荚，是她花了好几个早上收来的。外婆说，赶着露水去收，那些黄豆宝宝都在睡觉，就不会乱跑啦。外婆还说要趁着天气好，把豆子剥出来晒干，等到了冬天可以煨豆汤。“煨的时候，加一点蹄髈，味道可好啦。”是啊，那味道肯定好。当时，我还说要帮她一起剥豆子，可是现在我跑出来了，留下外婆一个人，她会怎么想呢。

灵峰山不远了。外婆说过，走完机耕路，就到了窑山头，窑山头连着姚墅岙，岙里有小路，可以直通灵峰山。山上的神仙会不会正在做云呢？我迷迷糊糊地想。想着想着，远处好像出现了很多的云，乌云、白云、红云、灰云，奇形怪状，光红云就有很多种，赤红、酱红、深红、浅红、橘红、粉红，感觉眼睛都看花了。

眼前是一道红色的围墙，围墙里散发着浓浓的机油味道。仔细一看，是乡里的农机

厂，那是母亲以前上班的地方。外婆曾经带我来这里找过母亲。当时厂里有个叔叔老是捏我的脸，把我都捏痛了，痛得我哇哇大哭。后来外婆找了几根狗尾巴草，和我一起“拉胡琴”的游戏，才把我哄好。那些狗尾巴草还在家里呢，可是我现在跑出来了，留下外婆一个人，她会怎么想呢。

灵峰山真的在我眼前了。山坡上满是银灰色的芦花，还有带着油光的松树和碧绿的竹林，竹林里还有一棵竹子夸张地弯着腰，像一个路标，指向山顶。山顶是高耸的，我看见白云正从那里升起，像一朵朵莲花，升到空中，又四下散去。

我第一次听见了自己怦怦响的心跳。

可是，没想到上山的路要经过部队的营地，没想到站岗的士兵会阻止我去看云。所以那天，我没有能够登上灵峰山。不过回来的路上，我好像并没有难过，我走得飞快，走过农机厂，走过稻田，走过机耕路，走过江桥，一口气走回了外婆家。

院门开着，我看见了金色的阳光照着杉树的叶子。杉树下，外婆正在纳鞋底。她的左手握着鞋板，食指上的顶针闪闪发亮，她的右手拿着锥子，掌心顶着锥柄，锥子穿过鞋板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的脸上，牙齿咬着牙齿，眉毛都拧在了一起。我赶紧跑了过去。

“回来啦。”“回来了。”“快回来帮外婆穿针眼。”“好。”那天，我靠在外婆的身旁，我把那个线头抵得细细的、尖尖的，然后借着太阳的斜光向针眼穿去。在太阳的斜光下，我看见了外婆的白发，白发在风中飘摇，像是银灰色的芦花，又像是天上的云。

中年白露茶

□米丽宏

九月间，采秋茶。

天高云淡，空气澄澈。几场雨，将气温洗得清爽宜人。一早一晚的露水，把低处的草叶，沁得又凉又亮。愣头倔脑的草，睁开了幽蓝的眼，那是野菊花开了。

一夏煎熬后，茶树还是那棵茶树，茶味却不同春茶。吸收日晒、风吹、雨淋的能量，一路苦撑到白露，秋茶变得叶大、芽尖、质厚、毫密，气味上，香气也更浓。

这是很自然的，芽叶里的精华之气，已叠加两个季节、八个节令的时光记忆，跟春茶比，自会多出一份醇厚的经历和岁月的深意。

春茶是江南丝竹，清声冷冷；秋茶是苦行僧人，灯下夜归。春茶美在鲜，秋茶美在厚。老茶客说：“春茶苦，夏茶涩，要喝茶，秋白露。”《小窗幽记》里写道：吴人于十月采小春茶，此时不独逗漏花枝，而尤喜日光情暖。白露茶，被誉为“小春茶”。

去年秋后，茶人赠我一罐白露茶，捺不住好奇，冲泡一壶来品。滚水进壶，轻转，倾倒；再进滚水，定一会儿；执壶，壶嘴倾，一线金黄闪亮，在茶盏回旋激荡，草青味缓缓逸出。唇边咂咂，似有青笋生气在流转。

茶人说，秋茶生长期长，叶片厚，蜡质厚，微量元素丰富，物质释放没那么快，转化也比春茶慢些。放一段时间，茶味会更好。

便藏起了一罐秋茶。这一藏，正好一年。形也藏起，香也藏起，像一个隐逸的人避于深山。

那天午后，我再次冲泡久违的白露茶。

第一泡，赤金色泽，泛出清冽月光，有淡淡花香袭过。二泡，杯盖上热气蒸腾，汤水有微微稠意，茶烟氤氲间泛出陈香。三泡，似有药香裹挟的蜜香，错落绵长，浓醇醇厚。四泡，香气转清，清冽沉郁，似有干荷叶枯香，在灰绿和秋香绿之间，清新而干燥。五泡、六泡，那茶香渐渐弱去，余韵里是鲜爽、素净的舌感，仿佛黄瓜的鲜汁清扫过舌面。

这一壶秋茶，香氲宛如抛物线，起伏涨落，一点点释放内涵之美。看似质朴，却温润有光；味似粗糙，却跌宕有致。它不是一眼可以看透的，也不是一口就能品尽的。它是那种经历过岁月烟尘扑打的人生，各种历练与磋磨都化作灵魂的暗香。只有适宜的温度、恰切的场合、足够多的相处，你才可能品味出来一点点。

是啊，秋静春喧，秋雅春荣，秋朴春巧。春茶，浮扬跳脱；秋茶，清冽沉郁。春茶是人的青春年少，活泼泼，精力外放，个性张扬。白露茶是人的中年，经历沧海桑田，浑身是沉稳与内敛。即便行进的路上风烟四起，也会敛去锋芒，包起砂子，用心凝固成温润华美的珍珠。

白露茶，担得一个“老”字。一个炎夏，是它们的烟火；一杯沸水，是它们的命运。在烟火里突围，在命运中呐喊。它们欢乐其间，痛苦其间，惊喜其间，伤感其间，也忍受于其间。它们与数不清的悬念邂逅，歌吟、辗转……多像你我，在如沸的日子里，腾挪奔走，付出追求，努力地生活。

而那段雪藏，对于秋茶，不是困守，而是一种灵魂发酵和自我打磨，打磨掉味觉的浮华，发酵出灵魂的暗香。

人到中年，我远不如一枚老茶豁达淡定，但我懂得了“藏”，懂得了“厚”，在命运的起承转合里从不委顿；遇酷暑，遭沸水，饱经打磨和历练，始终保持一枚初心，醇厚如歌。

第7331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